

小说奇才张恨水

袁 进·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张恨水的母亲



张恨水夫妇合影



张恨水和女儿
张明明



1966年12月摄于北京西四砖塔胡同43号。



《新民报》三张：(左起)张慧剑、张恨水、张友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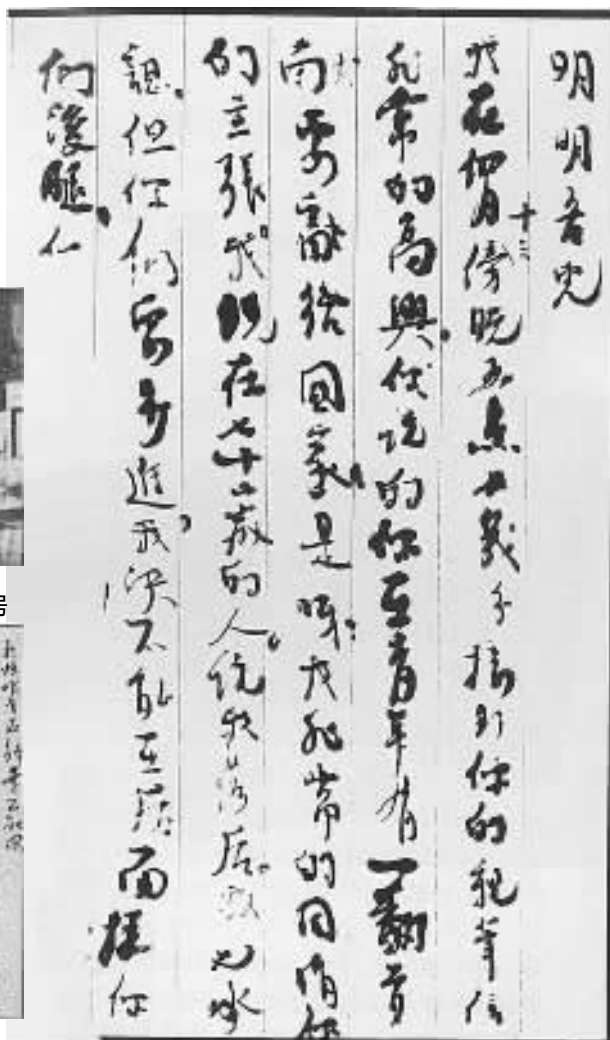
张恨水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



张恨水在书房



张恨水画作《菊石》



张恨水给女儿的亲笔信

张恨水作品书影



张恨水手稿《啼笑因缘》第1页



序

□ 郑逸梅

我由胡道静院士之介，得识袁进作家。日前承他亲临寒舍，见贶其大著《张恨水评传》一书。首冠恨水照相多帧，对之似晤故人。我和恨水相交数十年，兹虽睽隔人天，而容仪警欬，犹在眉睫之间。

袁进虽未见到恨水本人，但熟悉恨水的著述，并对恨水生平的言行，进行深切的研究，所作《评传》，对恨水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作了客观的分析。恨水是民国以来近代中国文学史中写通俗小说的代表人物，对之公正的评价，是十分必须的。

说来惭愧，我和恨水，以往不仅频通音问，且同事一起，经过两个寒暑。但谈到恨水，只能说出恨水是位名小说家，其他的什么，却说不上，可见我的分析能力甚差。

袁进的《张恨水评传》问世后，博得读者的赞扬，因为读者

需要的是不带偏见的真实，他余勇可贾，又应台湾出版界的邀约，再撰《小说奇才——张恨水传》，以飨读者，承不弃葑菲，委作一序，我固乐而为之，况我和恨水相处相叙，就把这些琐屑，作为资料吧！

其时，上海小型报风起云涌，而以《晶报》和《金钢钻报》为两大代表。《金钢钻报》主办人为施济群，济群擅文翰，和我相交有素，乃邀我主持笔政。恰巧这时恨水在北方，为了卖文的便利，携其如夫人，与一孩子来沪，奈一时不易访得住所，济群以《金钢钻报》在天津路，闹中取静，济群特辟一室，供恨水居息，恨水则可设砚写作其中。我已不忆其年份，今检得拙著《逸梅小品》一书，恨水当时为我撰一序文，有云：“廿二年春，予小居沪上，寓《金钢钻报》社后楼之一角，乃得与《钻报》同人朝夕相共，而施济群、陆澹盦、郑逸梅三君，尤为友好。久之，予乃识其性格，大抵施则豪俊直爽，陆则倜傥不群，郑则温文尔雅，不但其人如是，而文亦恰如其人……”据此，可知恨水的来沪，是在其时。

恨水广交游，日间常出酬酢，晚饭后，才坐定从事写作。当时各刊物来约他写长篇小说，有十篇之多，必须每天一一应付，奈这位如夫人睡眠较早，把孩子送入恨水怀抱，自管休息，于是恨水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执着笔杆，孩子哭时，又得逗着。如夫人另还吩咐，听好里弄中有叫卖火腿粽子的，给我买好两只，……恨水在全神贯注涉笔时，尚得四体兼施，十分辛苦。

嗣后，恨水一度主持《立报》副刊花果山，约我写稿，他回北京后，尚经常和我通问。他能画梅，曾绘一幅绛梅，且题了诗，邮寄给我，这些都是值得珍视的纪念品，惜于十年浩劫，被抄家殆尽，今所留存的，仅有他遗札一通，我纳入《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一书出版，作为鸿雪。

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爰拉杂成此，聊以塞责，序文云云，
则我岂敢。

郑逸梅作于沪寓长寿路纸帐铜瓶室
时年九十有七 一九九一年春

前 言

在中国通俗小说史上,张恨水算得上是前无古人,罕有来者的“小说奇才”,他在中国通俗小说史上创造的一系列记录,至今还很少有人打破。

张恨水毕生创作了 100 多部中长篇小说,其字数的总量要在 2000 万字左右。他作品的大部分都发表两次,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出版单行本。20 年代,他的创作几乎囊括了北京最大的报业集团《世界日报》属下日报、晚报等报刊的连载小说;30 年代,他又包揽了当时中国南北报业中发行量最大的《申报》、《新闻报》的连载小说。在他创作的鼎盛时期,可以同时创作七八部连载小说,应付当时报刊的约稿,决不会把人物情节故事结构搞错。他具有惊人的精力和非凡的写作能力。

张恨水小说的最成功之处是能够做到雅俗共赏,粗识之无的人爱读,学者教授也爱看。史学大师陈寅恪,著名学者夏济安,中国现代最有才华的女作家张爱玲,都是张恨水小说的

忠实读者。吴宓的日记中记载着陈寅恪双目失明，住院治病之时，吴宓应陈寅恪之请，为他借张恨水小说。这些小说又由陈寅恪的家人读给他听，可见陈寅恪对张恨水小说的入迷程度。据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先生回忆：夏济安极为推崇张恨水，认为他有大才，他的小说可以与狄更斯相比。张爱玲读中学时就是张恨水小说的忠实读者，在她成为著名小说家之后，还曾经尝试过模仿张恨水的笔法创作小说，最后终告失败。一位作家能够打动这样一些文化水平极高的读者，本身已经可以说是取得很大成就了；张恨水更难能可贵的是被老舍称为“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在电视之类的现代化传播方式尚未问世之际，张恨水的小说便已经深入到乡村集镇，受到农民的欢迎。他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话剧，各种地方戏，以及评弹、曲艺等等，在城市乡镇广泛传播，得到观众的赞赏。几乎凡有华人社会的的地方，都有张恨水的小说在流传。在中国小说史上，不乏如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等著名的小说家，但是他们的成功，他们作品赢得广泛声誉都是在他们身后。像张恨水这样生前就能获得这样的成功，取得如此巨大影响的，还从来没有过。张恨水在中国通俗小说史上算得上是前无古人。

一般说来，通俗小说家的艺术生命都是短暂的，纵然红极一时，往往不待死后，作品就已无人问津。只有如法国的大仲马，英国的柯南道尔，美国的玛格丽特·米切尔等为数不多的作家，才得以享受死后的声誉。他们的作品被誉为通俗小说中的经典，一版再版。在这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中，就有中国的张恨水。半个多世纪以来，张恨水的作品屡有再版，络绎不绝。在传播媒介发生重大变化后的今天，他的作品仍然不断被人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有的作品如《啼笑因缘》，从作品问

世以来在影视领域中已被改编了七八次，依然具有新鲜感，受到观众的欢迎。根据他作品改编的地方戏曲、评弹、曲艺，至今仍作为传统保留剧目上演，甚至由电视台转播。这对于一位已经死于三十多年的作家来说，应当是殊荣了。张恨水创下的这些记录，决定了他在中国通俗小说史上的地位。张恨水以后的作家，在某些方面可以超过张恨水，但要在所有的这些方面都能打破张恨水创下的记录，以笔者的孤陋寡闻，似乎至今还没有。便是在将来，也只能是个别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是独特的，也是最丰富复杂的作家。他几乎处在那个时代众多主要矛盾的交切点上，像他那样深陷于新文学与旧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传统，严肃文学与娱乐文学，商业性与艺术性，以及那个复杂的时代潮流与作家的自主意识等一系列复杂矛盾形成的历史漩涡中，在并世的现代作家中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人，因此他有着一段独特的经历。

中国近代是一个翻天覆地、变化迅猛的时代，古老的封闭的中国在短短百余年内，走过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历程，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近代化”、“世界化”过程。张恨水便出生于这样一个过渡时代，他从小接受的是旧式传统教育，还在少年时代，就已经造成了他身上的“名士气”与“头巾气”。这种教养和气质，决定了他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张恨水有着中国旧式文人的“清高”，虽然也主张“礼失求诸野”，但对“斯文一脉”其实是很偏重的。他憎恨“为富不仁”，同情穷人的境遇，以“仁爱”之心待人。他把“尽孝”与“尽忠”看成是做人的本分，只有“敬祖”才能爱国。伦理道德是支撑张恨水生活的信念，仗着它，他才能在逆境中求得心理平衡。他不容许对伦理道德苟且通融，因此他正义感极强，既把个人的道德修

养视为人生的必修课,无论怎样艰难困苦,他都要本着自己的生活信念生活,决不取不义之财;又把社会的道德风尚视为国家兴亡的标记,他以道德修养为武器,同社会的邪恶作斗争。穷则独善其身,洁身自好;达则兼济天下,攻击丑恶。他有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忧患意识,忧生,忧世,对“天命”怀着某种恐惧。他也有士大夫的“名士风流”,纵横的才气使他偶尔也想“狂一狂”,涉足妓院,结交优伶。他本着儒家“中庸之道”,抱着凡事“不过分”的人生态度安身立命。他倔强、执着,热爱自己的事业,在事关爱国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肯苟且,往往在逆境中现出他可贵的气节与骨气。他为人随和,外圆内方,重友情,讲面子,交游广阔。他多情,有中国传统才子风花雪月的伤感气质,这种气质与他的忧患意识相混杂,不时流露在他的作品中。仅仅由于繁忙的社会职业和紧张的读书、写作,这种气质才受到压抑。

张恨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抗战时期,他写文章为儒学辩白,认为孔子的主张不能在中国贯彻,不是孔子自身的过错,当今中国积弱,更不能怪孔子。这一主张正是“五四”时期林纾提出,遭到新文学界痛斥的。张恨水对儒家学说的执着,他辩白时的勇气,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在张恨水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曾经大大促进了他心理上发生变化。一件是他少年时在大同小学读书,校长周六平对他的批评、嘲讽,使他第一次明确到顺应时代潮流的必要性;另一件是他作为一个报人,时时处在同行的激烈竞争之中,“饭碗”攸关,他必须时时注视时代潮流的发展,跟着时代前进。这就形成了他思想上最重要的矛盾现象:他接受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他同时又必须适应“五四”以来批判传统价值观念的时代浪潮,跟上中国近代化、世界化的潮流。

这种思想矛盾决定了张恨水只能走一条改良的道路。他的思想是改良的，提倡改良了的儒学；他的创作是改良的，改良了章回小说的形式技法；他的小说题材也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改良。时代越向前发展，这种改良的成分也越大。中国近代走的是一条不断革命的道路，张恨水与时代的革命风云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除了抗日战争时期，他从来也没有作为一个战士站在时代的前列。这也就形成了他创作上的特色。

张爱玲曾经感叹：“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张恨水的思想矛盾、个性气质决定了他注重的是人生安稳的一面，他笔下的人物“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张爱玲《流言·自己的文章》）张恨水纵然有着种种思想矛盾，却能在矛盾中保持他的张力。他很少有剧烈的自我冲突，他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双重人格的人，陷在自我矛盾中不能自拔。他的个性气质是统一的，这使他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创造。他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即使在他处于极度困窘的时候，他也从未停止过他的写作。张恨水能够像孩子一样带着新鲜的眼光毫无成见地看待事物，小贩们接待顾客，村姑们斗气吵嘴，他都能站在旁边一看半天。一直到他晚年，闭门不出，仍然津津有味地听儿女们闲聊街上的见闻，甚至对人们的穿着打扮，也表现出儿童式的好奇。因此张恨水有很强的自制力，他灵活，有勇气，不怕犯错误，坦率、谦虚。他具有一种超常的专注能力，可以在喧嚷的编辑部闹中取静，一个人埋头写作。他乐于游

戏,琴、棋、书、画都能来上一点;更乐于工作,他的工作成了娱乐,正业和副业合二为一。张恨水是自尊的,他有充分的自信,坚信自己能胜任工作。他受到别人的尊敬,但他并不看重人们对他的毁誉,他因此能在别人的捧场与批评中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对批评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正确态度。由于自己极有自尊,因而对别人十分尊重。在“五四”以后,否定传统章回小说成为潮流的情况下,他坚持走改良章回小说的道路,而且最后取得成功,闯出一条新路,这与他的个性气质是分不开的。

张恨水无疑是一位相当有天分的作家,在“连载小说”这个颇多禁忌的舞台上导演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活剧,而且能同时导演七部之多,数十年不辍。在这个独特的舞台上,他堪称第一流的导演,无人可以同他匹敌。而他又能在这通俗小说文体之中,注入一定的纯文学内容,在娱乐性和严肃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使他的小说超越了单纯供读者消遣的娱乐小说,而带有相当程度的严肃性。如果在通俗小说中再划分一下“雅俗”的层次,张恨水的多数作品无疑属于通俗小说中的“雅文学”。女作家张爱玲说张恨水的小说“不高不低”,道理也在这里。就反映人物的深度而言,张恨水无疑不及张爱玲,但他的形象思维能力很可能是同时代人中最出色的。他能历历如画地描绘一个个生动的场面,让读者身临其境,洞察幽微。他切切实实地描绘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故事,至今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

笔者认为:张恨水获得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法国著名小说家大仲马媲美。但他们又产生于各自不同的文学传统。大仲马得到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主流的滋养,张恨水则是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主流中发展起来的。就通俗小说的创作

激情以及想象力而言,张恨水不及大仲马,但就现实主义地展现当时社会心态变化而言,大仲马又显然不如张恨水。张恨水虽然仅有不多的几部小说有了外文译本,他还缺乏大仲马那样的国际声誉。但海内外几乎凡有华人社会的地方,都曾流传过张恨水的小说。仅以张恨水小说的读者数量而言,恐怕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未必比大仲马逊色。

本书只想对张恨水的生平作一个介绍。本书原由台湾业强出版社 1992 年出版,上海书店的编辑郑晓方同志在读了此书后,一直很感兴趣,蒙她努力,使本书与大陆的读者见面。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经参考过张占国、魏守忠编的《张恨水研究资料》,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董康成、徐传礼《闲话张恨水》,日本学者阪本千鹤美为本书提供过资料。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 录

序.....	郑逸梅	1
前言		1
第一章 成长		
一、家世与童年		1
二、读书		5
三、“小说迷”		10
四、进学堂		14
第二章 坎坷		
一、困顿		19
二、蒙藏垦殖学校		21
三、包办婚姻		24
四、“恨水”的由来		28

五、加入文明戏剧团	30
六、卖药	34
七、成为报人	37
第三章 奋斗	
一、《皖江日报》	39
二、《小说迷魂游地府记》	41
三、“五四”	46
四、奋斗在北京	49
五、为成舍我办报	54
六、了解上层社会	57
七、两次结婚	60
第四章 改良	
一、“鸳鸯蝴蝶派”	65
二、走上改良之路	71
三、《春明外史》	75
四、《金粉世家》	81
五、为钱创作	88
六、《啼笑因缘》	90
第五章 危机	
一、发财	97
二、爱好	101
三、精神危机	105
四、爱国热情	108
五、避难上海	111
六、西北旅行	116
七、与左翼文坛对抗	119
八、上海《立报》	122